

拒绝被时间遗忘



九十七岁的郑小瑛,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与交响乐女指挥家,满头银发却目光灼灼。三度患癌、年近期颐,她仍执棒登台、开大师课、推“洋戏中唱”。她说要和生命赛跑——这位“硬核奶奶”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,重新定义了老去的样子。

从上海弄堂到莫斯科歌剧院

郑小瑛1929年9月27日生于上海,六岁习钢琴。1948年她放弃医学院学业赴中原解放区参加文工团,在教战士识谱中被推上指挥位。1952年入党,同年保送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,1956年留校任教于新建的指挥系。1960年公派赴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歌剧—交响乐指挥,1962年10月3日在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普契尼歌剧《托斯卡》,成为首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。

归国后她参与创建中央歌剧院(1978年重建任首席指挥),创建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并任主任,后受聘创办厦门爱乐乐团(1997年)及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(2021年)。六十余年指挥中外歌剧《茶花女》《卡门》《弄臣》《托斯卡》等及交响音乐会逾一千六百场,培养出吴灵芬、俞峰、吕嘉等一批指挥人才。

“当指挥没有权利生病”

郑小瑛的人生并非一路坦途。1997年查出直肠癌中期,做完手术化疗仅四月便赴厦门筹组爱乐乐团;2014年发现肺部下端癌变,独自赴301医院靶向治疗未告知家人;2015年再查肺部上端又现病灶——三次癌症,她都很快重返排练场。

她对学生说:“你当指挥是没有权利生病的。上百人等着你,你不能临阵脱逃。”2023年排演中文版《弄臣》时她高烧,仍控制咳嗽时机——弱音乐段忍住,强段咳出——完整指挥整场。她笑言:“生病是你没照顾好自己,不值得特别同情。只要没倒下,就该在你该在的位置。”

比“90后”还像“90后”

2026年春,九十七岁的郑小瑛现身天津音乐学院,指导歌剧《费加罗的婚姻》(她坚持

译作《费加罗的婚姻》而非《婚礼》,因戏核是伯爵干预婚姻)大师班。课程表是:下午两点至五点授课三小时,晚餐简餐后六点至九点再授课三小时——日均近七小时,连轴两周。

当有人问:“您真的不累吗?”她反问:“这累什么累?满打满算也就七个小时啊!你们就累了?怎么会累呢?”她示范起拍、抠句逗气口、逐段打磨中文译配,讲到兴起执棒比画,中气十足。有学生感慨,郑先生比“90后”还像“90后”。

被问保养秘诀,她摆手:“身体不是保养出来的,是锻炼出来的!我哪有时间刻意保养?干活就是锻炼。那些卖保健品的肯定不喜欢我。”她主张生活粗放一点,把精力全投给艺术——“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干到老”。

让歌剧说中国话

郑小瑛毕生执念之一是“洋戏中唱”。她认为西方经典歌剧进入中国,应用中文演唱使观众听懂剧情、人物关系与情感,而非靠字幕猜谜。她亲自治歌剧译配,总结出“西方经典歌剧中译配八要点”——句逗气口与原文一致、字数匹配原音节数、四声贴合旋律走向防倒字、兼顾押韵等——反复打磨至演员唱顺、观众听明。

她直言:“唱不好中文歌剧是耻辱。中国人说不好中国话值得表扬吗?”经她推动,《茶花女》《卡门》《弄臣》《托斯卡》《塞维利亚理发师》等均有中文版制作。2024年九十五岁时她再登厦门嘉庚剧院指挥《托斯卡》中文版——距1962年莫斯科首演整六十二年。“感谢大家让我圆了一个梦。”谢幕时她说。

“我要和生命赛跑”

“我很珍惜一切可以为人们做事的时间。我是祖国培养的,要把所学毫无保留还给人

民。我要在我生命的范围内,跟时间赛跑,跟生命赛跑。”

她说若有一天倒下,“倒在指挥台上,那才是最浪漫的事”。

这份态度颠覆了世俗对“老”的定义——老不是退场候车,不是保温杯枸杞泡着等终结,而是把剩余时间当作最珍贵的配额,精打细算地投入热爱之事。郑小瑛的“硬核”不在体格(她承认腿脚不便),而在精神上永不缴械:不向年龄妥协、不向病痛示弱、不向“该歇歇了”的社会暗示低头。她用行动诠释——晚年最体面的活法是保持“被需要”:被艺术需要、被学生需要、被观众需要。当一个人感到自己仍在创造价值时,衰老便只是数字,而非判决。

2026年天津音乐学院排练厅,九十七岁的郑小瑛坐在谱台后,银发拢整齐,眼镜滑到鼻梁。学生起拍,她抬手:“停——这里渐强再明显些,你是在讲一个人的愤怒,不是敷衍过场。”说完自己站起,执棒在空中划出饱满弧线,脊背微弓却稳如磐石。

窗外初夏的阳光斜打进来,照着那根已握了七十年的指挥棒。从1949年初次执棒文工团,到1962年莫斯科《托斯卡》,到1997年厦门爱乐,再到2026年天津大师班——这根小棒子串联起新中国交响乐七十余年,也丈量着一位女性指挥家与时间角力的全部人生。

郑小瑛常说自己是“歌剧老兵”。老兵不退休,老兵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战位上。九十七岁仍在跑,仍在挥,仍在教——因为她坚信:生命的长度不由你决定,但你有权决定拿它去换什么。她选了音乐,选了讲台,选了与亿万普通听众之间那座“阳春白雪,和者日众”的桥。

这,就是与时间赛跑的人。

本报综合

老去是一场主动的选择

九十七岁的郑小瑛,三度患癌仍执棒登台,日均授课七小时,笑称“倒在指挥台上最浪漫”。她用一生告诉世人:老去,不是被动等待终点,而是主动选择如何燃烧最后的时光。

我们常常误解了“老”。一说起老年,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往往是摇椅、电视、药盒、沉默的饭桌。好像人一旦过了某个年纪,就应该自动收起锋芒,安静地退出舞台,把世界让给年轻人。可郑小瑛的存在,像一记清脆的棒击,敲碎了这幅刻板画面。

她让我们看到:老,不是能力的消退,而是选择的开始。年轻时我们被责任推着走——养家、育儿、工作、社交,很少有纯粹的“我愿意”。而老年,恰恰是人生第一个真正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阶段。你可以选择躺着,也可以选择站着;可以选择回忆,也可以选择创造;可以选择被照顾,也可以选择继续付出。

很多人怕老,怕的不是皱纹和白发,而是“不再被需要”。郑小瑛给出了另一种答案:被需要不是等来的,是自己挣来的。她九十七岁还在教课、指挥、推“洋戏中唱”,不是因为别人求她,而是因为她让自己始终处在“有用”的位置上。她没有把晚年当作休止符,而是当作乐章的最后高潮——不降速,不降调,反而更加用力地挥下去。

这种态度背后,是一种深刻的自觉:生命的质量,从来不取决于它的长度,而取决于它的密度。一个人可以活到一百岁,但如果最后三十年只是在消磨时间,那这段生命的价值其实是递减的。而郑小瑛选择的是递增——她用每一天去创造、去传递、去点燃。她的九十七岁,比很多人的三十岁还要饱满。

老年生活最需要的,不是养生,不是安逸,而是“意义感”。找到一件让你愿意早起的事,找到一个让你觉得自己还“被需要”的位置,找到一种即使身体老去、精神仍然可以生长的状态。郑小瑛的指挥棒就是她的意义所在。你不一定要挥棒,但你需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根“棒”——也许是画画,也许是种花,也许是带孙子,也许是做义工。重要的是,你还在投入,还在输出,还在与世界发生真实的连接。

岁月确实不饶人,但它夺不走两样东西:一是你选择如何度过每一天的权利,二是你赋予自己生命意义的自由。郑小瑛用九十七年的光阴证明了这一点:老去不可怕,可怕的是在变老之前,心先死了。

与其害怕时间的流逝,不如像她一样,和时间做队友——不是被动地被它带走,而是主动地和它并肩奔跑。哪怕跑得慢一点,哪怕步子不太稳,但只要还在跑,你就没有输。

老去,从来不是生命的失败。放弃奔跑,才是。

本报记者 刘雪娇